

国际歌声传四海



国际歌声传四海

天津港务局工人写作组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国际歌声传四海

天津港务局工人写作组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2年3月第1版

197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16072·365 每册 0.17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海港工人集体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它以滨海港口为背景，描写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人阶级崭新的思想面貌。作品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刻划了海港工人立足本职、放眼世界的广阔胸怀，赞颂了他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教导，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外交路线，同世界五大洲的外国海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互相支持，共同战斗，为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全世界的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目 录

同仇敌忾.....	1
火炬号船长.....	13
第一课.....	24
雷达.....	49
冰海抢险.....	59
心连心.....	67
国际歌声传四海.....	79

同仇敌忾

高山柏师傅，五十多岁了。几十年艰苦岁月和革命斗争的磨练，使他养成了一种沉着、老练的性格。可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坐在国际海员俱乐部的会客厅里，激动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一会儿摸摸胸前上衣袋里的那个软布包，一会儿抬起头来望望墙上的电钟……

“老邢！”高师傅实在忍不住了，就向坐在自己旁边的局革委会副主任开了口，“九点钟一定来吗？”

“嗯！”老邢看着高师傅着急的样子，会意地笑了笑说：“哈哈，你这个老码头，今天怎么也沉不住气啦？”老邢的一句话，把埋在人们心底的激动和欢笑都引了出来。大家笑得是那样深情，那样会心。

一

“来了！”在会客厅里等待迎接日本码头工人访华代表团的人们，听服务员这么一喊，立即涌向门外。

门口，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几辆轿车，在绚丽的阳光下，由远而近飞驰而来。轿车反射着阳光不时地射入人们的眼帘，又映入人们的心底。大家的心，随

着轿车的飞驰，一阵紧似一阵地跳动起来。

贵宾们下车了。高师傅赶紧用手绢，擦一擦眼，和大家一起迎上前去。

高师傅和日本朋友一个一个地紧紧握手，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人。当他握住最后一位年纪仅有二十几岁的日本朋友的手时，不由地心头一愣。他仔细看去：坚实的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有力的大手，忽闪忽闪的一双大眼睛……这位日本朋友怎么长得那么象我二十六年前认识的日本战友福冈呢？

“老师傅，您好！”那位年轻的日本朋友亲切的问候打断了高师傅的思绪。

“好！好！”高师傅边点头边微笑着问：“你叫？”

“雄男。”

说着两个人手拉着手，走进了会客厅。会客厅里充满了中日人民热烈友好的团结战斗的气氛。

高师傅两眼不断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雄男，往事象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在他心头映起……

“老高，你讲一讲吧！”老邢向高师傅微微地笑了笑，接着向日本朋友介绍说：“高师傅是一位苦大仇深的老码头工人，中共党员，现在是我局革委会委员。”

老码头工人当了革委会委员，这件事立即引起了外宾们的注意，几十双眼睛一下子集中到高师傅的脸上。

高师傅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慢慢地站了起来。由于激动，他那久经风霜的脸上，又染上了一层红光。

“同志们！欢迎你们哪！”老高爽朗地说，“听说你们要来，我好几天没有吃好饭、睡好觉……”

这位师傅姓高——五十多岁——苦大仇深，会不会是父亲经常提到的高山柏大叔呢？坐在高师傅对面的雄男，仔细地端详起这位老人：铁铸般的身躯，铜锤似的拳头，两道浓重的横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往事在雄男的心头翻起了波澜。

“看到你们，我觉得格外亲。”老高充满热情和友谊的话，冲击着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今天，我们两国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日本反动派。过去，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中日两国人民为消灭日本法西斯进行过共同的斗争。”这“共同”二字，讲得那么铿锵有力，它久久回荡在人们的心里。说到这儿，老高的语气突然低沉下来，整个会场也变得非常肃静，高师傅给大家讲述了一段难忘的往事……

二

一九四三年冬，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在天地间飞旋。新港万人坑旁的一个破草棚在暴风雪中摇撼着。

风雪呼啸压不住从破草棚里不断传出的呻吟声……

高师傅的妈妈躺在地上的稻草堆里，重病不起。盖在她身上的麻袋片在一起一伏地抖动。

傍晚，二十几岁的高师傅干了一整天活，竟连一点东西也没有给妈妈拿回来。他惦念着妈妈，一进屋就急切地呼喊：“妈！妈妈！”屋里却没有回答声。

他扑上去，只见妈妈的胸脯慢慢地起伏，脸色苍白。

“妈妈！妈妈！”

妈妈用最后一点力气睁开了眼，嘴里喃喃地说：“孩——子……”

话还没说完，只见妈妈的头一偏，闭上了双眼。

“妈妈——”“妈妈——”这呼喊声冲出了破草棚。

大雪中，七岁的小妹妹，用冻僵了的手紧抱着几片白菜帮子，光着脚向破草棚跑来。天气虽然是那么冷，但她好象端了一碗冒着热气的菜汤，要立刻送到重病的妈妈面前一样跑着。冲到门口，她正要伸手去掀草帘子，听见哥哥的哭喊声，抱着菜帮子的手便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菜帮子掉了一地，又被狂风卷了起来。

她冲进了屋，倒在妈妈身上就哭：“妈妈！我给你拣来了好些菜帮子，你睁开眼喝一口菜汤呀！”

不一会儿，爸爸也回来了。他听着两个孩子的哭叫，看着离开人世的孩子他妈，怒火满腔。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把两个孩子从地上拉了起来，抚摸着他们的头，悲愤地说：“孩子！你们看见我给资本家扛了七天七夜货包，只换来二斤杂合面，你们也看见妈妈病倒

后没钱医治，离开了你们。要记住这笔账！是吃人的社会制度害得我们这样苦，夺去了你妈妈的命！”

这时，站在一旁的高师傅，两眼的泪水早已被复仇的怒火烧干了。他一跺脚就往门外冲。爸爸一把拉住了他：“你干什么去？”

“我找狗强盗算账去！”

“账一定要算！不过得大伙拧成一股绳和敌人斗。我先去找赵大伯他们商量商量。”爸爸说完就要走。

小妹妹一下子扑过来，抱住爸爸的腿，呼喊着重：“爸爸！妈妈她还能活吗？”

爸爸抚摸着小妹妹的头，两行热泪滚了下来。他没有回答孩子的问话，默默地说：“好孩子！爸爸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说完一转身就离开了破草棚。

两个孩子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还没见爸爸回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高师傅就领着小妹妹踏着大雪去寻找爸爸。在狂风中，他们放开嗓子呼喊着重：“爸爸！爸爸——”

三

“富人过年，穷人过关。”高师傅愤怒的控诉声唤醒了大家的沉思，接着介绍了妈妈病死、爸爸下落不明以后的一段经历：

“在过年的那一天，我想给幼小的妹妹弄点吃的

来，又到码头上去。不料，刚走出家门不远，几个日本兵饿狼似的朝我扑来，不由分说地把我绑了起来，押进了新港劳工营。

一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抓来的人押进了一个船的底舱。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到了朝鲜的釜山港。

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一千二百多华工最后只剩下了几百人。

一天，我们正在码头上干活，看到从一艘船上又押下来几十个人，我以为又抓来了华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日本码头工人。由于他们在国内开展反战运动，在码头上与华工搞联合斗争，被日本反动政府流放到釜山来作苦力的。他们当中带头斗争的叫福冈。”

“福冈！”高师傅说到这里，雄男脱口喊了出来。

日本码头工人访华代表团团长，拍了一下雄男的肩膀，示意他不要打断高师傅的话。

高师傅看了雄男一眼，接着说：“后来，我认识了福冈。他对我说：‘日本法西斯快完蛋了！咱们要把大家发动、组织起来和他们斗。天下穷人是一家，在日本，我们和华工一起搞斗争，华工高石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故事，他坚决和我们一起干……’当时我听到这里赶忙追问他：‘叫什么？’

‘高石柱。’福冈不解地回答着我的问话。

‘那里人？’

‘塘——沽’。

啊！那就是我失散了几年的父亲。‘父亲还活着？！’

‘活着。’福冈紧紧握住了我的手。两个人的血，好象通过紧握的双手互相交流了起来。‘咱们要学习高大伯的斗争精神，和日本法西斯强盗干！’

‘现在他在那里？’

‘知道了。’

.....

后来，码头工人逐渐发动起来了，一次次斗争，给了日本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福冈成了我最好的战友。

一天，我们正在船上干活。突然，日本兵把我们喊了下来，押向了釜山港区的另一码头。我一边走，心里一边想：来这里这么久，总也不准我们上那边去，今天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不一会儿，一个日本兵突然跳到一根电线杆跟前指着地下，狂叫起来：

‘看看吧！谁敢再与皇军对抗，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我向前一看。啊！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再仔细一看，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原来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就是自己几年不见的父亲。我猛地冲上前去，扑在父亲的身上，痛哭起来。

灭绝人性的鬼子朝我身上猛踢起来。工人们肺都气炸了，个个握紧了拳头。福冈两眼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上前指着那个鬼子的鼻子骂了起来：‘你们这群野兽！’

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那个日本兵兽性发作，
手执木棒朝福冈一顿猛打。
顿时，福冈口吐鲜血，昏倒
在地。

‘我和你拚了！’阶级
仇，民族恨一下子涌到了我
的心头，我猛地站起身来，
夺过那个鬼子手里的木棒，
朝他头上狠狠地打去，那个
日本兵应声栽倒。



愤怒的人群，蜂拥而上。复仇的拳头象千万把铁
锤，一齐砸在那个鬼子的身上。霎时，那个鬼子成了一堆
肉泥。

我急忙去看福冈，鲜血已染红了他的上衣。这时一
个老工人将我一把拉了起来，关切地
催促道：



‘快！快背福冈上舢板，我们送
你们走！’”

“高大叔！”雄男听到这里，再
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你？”

“福冈是我的爸爸！”说着，雄
男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块血衣，举在手

中。

高师傅只感到忽的一下，热血涌上了头顶。看见了血衣，好象看见了二十六年前的福冈，看见了被日寇残害的父亲，看见了斗争中的中日人民，看见了……，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抑制着过分激动的心，用颤抖的手从上衣袋里摸出了一个红绸子包，慢慢地解开。拿出了一块同样颜色的血衣。

高师傅和雄男举着血衣的手逐渐靠近。两块血衣，对在了一起；布上的血痕，连成了一片。

四

会客厅里，一道道惊疑的目光投向了血衣，一颗颗愤怒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雄男走过来扶高师傅坐下，讲述起血衣的来历。

“那次，我爸爸和高大叔被送走以后，他们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朝鲜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一九四五年日本法西斯投降，高大叔才回中国，爸爸也回到了日本。分别前，他们把爸爸的血衣一撕两半……”

“现在，你爸爸？”听到这里，高师傅迫不及待地追问雄男。

“爸爸，”说着雄男又拿出了一个缠头布巾，双手把它高高举起。“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布巾上这几个大字立即展现在高师傅的眼前。高师傅定神一看：

“啊，上面有血？！”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忙问：“福冈……”

“这是我爸爸的布巾，上面洒着他老人家的血！”雄男向高师傅和在座的人，控诉日本反动派的血腥罪行，“这是临行前，爸爸让我带来的。”

“你爸爸还活着？！”高师傅试探着问。

“活着！”雄男两眼喷着愤怒的火光。“今年五月，爸爸参加了码头工人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示威游行。爸爸布巾缠头，挎着胸带，高举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快到市中心广场的时候，就看见前面反动警察手握大棒，挤成三排，横在路口。爸爸高呼：‘正义的力量，是无所阻挡的！’带领群众立即冲了过去。

搏斗开始了！警察举起大棒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爸爸有力的双手向两边一分，一下就拨倒了两个。这时一个长得象黑猩猩似的家伙乘爸爸不备，用木棒猛击爸爸的头部，鲜血立即涌了出来，染红了他的缠头布巾。爸爸越战越勇，一脚踢倒了那个坏蛋。愤怒的队伍，冲散了警察的阻挡。

爸爸和同志们手挽着手又继续前进。

游行胜利结束了，爸爸昏倒在归来的路上。同志们立即把他送进了医院。伤势很重，经抢救才脱了险。”

听到这里高师傅才缓了一口气。

“这次我来中国之前，到医院去看望爸爸。爸爸高

兴极了，他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布包。打开后，我看到里面放着三样珍贵的东西——一本日文版的毛主席光辉著作、一块血衣和这个缠头布巾。爸爸拿起了血衣和染有血痕的布巾无限激动地对我说：‘这记录着日中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仇旧恨。你到了中国，要设法打听出你高大叔的下落，并且向中国人民说，日本人民没有忘记过去，今后也决不会屈服，他们一定要高举革命的红旗，和美日反动派斗争到底！’”

这誓言代表了一亿多日本人民的心声，它与七亿中国人民不断革命的激情汇合在一起，在黄海和日本海之间起伏翻滚。

“爸爸向往着解放了的新中国，想念着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但是，他这次没能来。”人们只见雄男眼里亮光一闪，又兴奋地说：“这次，我来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见到了伟大导师毛主席，我太幸福了！”

火红的太阳，照进了会客厅，温暖着两国码头工人的心。

这时，老邢激动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雄男的手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日两国工人是同仇敌忾的阶级兄弟，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斗争是相互支持的。”

“说得对！”日本码头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日本军国主义在过去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如今，日本反动